

上海女人的“嗲”，在妩媚之外还有一点妖娆，就像她做的土豆色拉，要加几滴白醋，不能没有，又不能太多。

“嗲”的内涵相当丰富，难以用风情、风采、风骨等词汇平替。它在不经意中为城市风景提亮，也许是一种声音、一种气息、一个背影、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，甚至是差点滑倒却又稳稳站住的瞬间。上海人在形容某一事物时也经常用到这个字，一张海报、一条丝巾、一杯精酿、一段独舞、一块杏仁派、一种指甲油的颜色等等，“嗲嗲”“太嗲了”“嗲煞了”，简单直白的置顶评价，往往能产生不容置疑的效果。“嗲”是一个浊音字，却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饱和度。

易中天在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一书中说：“嗲”这个词，完全是属于南方的……它就是某些女

## “嗲”是一种上海味道

沈嘉禄

孩子身上特有的，能够让男人心疼疼爱的‘味道’。一个女孩子之所以能有这种味道，则多因为身材娇小、体态妩媚、性格温柔、谈吐文雅、举止得体、衣着入时，静则亭亭玉立，动则婷婷袅袅，言则柔声轻语，食则细嚼慢咽，从而让男士们柔肠寸断，疼爱异常，大起呵护之心。其中，除先天气质外，后天修养也很重要，而以此征服男性之功夫，则上海人之所谓‘嗲’。”

许多人认为最嗲的女人在苏州，“苏州嗲妹妹”嘛。没错，苏州姑娘至今还是嗲的，这是小桥流水、杨柳依依的嗲，是绣花鞋子、无袖旗袍加花纸伞的嗲，碎步过小桥，最是那一

低头的温柔。而上海女人的嗲，在旗袍之外有无穷的展现空间。同样在下雨的时候，花纸伞不用的，让雨珠在头发上凝结成晶莹的珍珠，高跟鞋将积水踩出圈圈涟漪。这个族群有着很强的趋光性，步履匆匆，目光炯炯，嘴角挑起若有若无的微笑，在炫彩的地方争取自己的位置。这种嗲，是勇敢和自信，也是一种现代的、世界的审美。

再说一点，易教授在上面一段话里列举的“谈吐文雅”没涉及方言。撇开方言讨论“嗲”，会不会有点隔靴搔痒？

上海方言让上海女人的“嗲”别具一种都市韵味。一百年前的异乡女子在十六铺登陆时，只知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但既然在十里洋场落地生根，就要尽快融入不夜城。可以想象的是，苏州话、无锡话、杭州话、南通话，以及抑扬顿挫的绍兴话和宁波话，在街头巷尾各有应用场景，市民并无违和感，甚至会戏谑性地模仿一下，在南腔北调的交响中酝酿“嗲悠悠”的市井气息。最后呢，她们都会讲上海话了，上海话代表了最大公约数。

诚如熊月之先生在《上海人解析》一书中所说：“说乡土话，交乡土人，吃乡土饭，供乡土神，做家乡生息，上海来去自由，这些都强化了各地在沪居民对移出地的情感。于是，寓居上海的各地移民，大多保持着对上海与家乡的

双重认同。”一百年后，上海话在弄堂口、小菜场、公交车、生产组等场景嘈嘈切切。上海女人在无意识中要确认自己的文化背景，打理有归属感的朋友圈，同时也在寻找与试探中拓展社交空间。做家务、乘风凉时听听评弹、沪剧、越剧、淮剧、滑稽戏，既是享受，也是学习。多种方言的通行与杂糅，慢慢地超越双重认同的范畴，而成为社区居民咳唾相闻、抱团取暖的前提。

今天，《爱情神话》《繁花》《菜肉馄饨》等影视作品好评如潮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人的嗲。嗲就嗲在她们坦荡做派和现代人格，嗲在她们是用上海方言思考和表达的。一种方言如果有相当的包容度和开放性，在独特性和微妙感上把握得当，生命力就强了，应用范围也大了。

易教授还说：“上海女人是这样一种人，要是有一点点漂亮一点点娇嗲的话，也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样子来，她们天生懂得自己很有女人味。”

是啊，上海女人的嗲大多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内生动力。不同场景、不同对象、不同心情，她会展现嗲的不同侧面。所谓鉴貌辨色，可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本领。有些上海女人颜值不那么高，她就跟别人拼气质、拼修养、拼情商，也能成长为受人仰慕的女人。上海女人与这座城市互相成就，共同成长，甚至成为彼此的镜像。也就是说，从一个好女人身上可以看到整个上海。

要强调一下，“嗲”与

去年开始，我迷上了钩织。手里的这一条，是我钩织的第九条围巾。线是深蓝色的，在春日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沉静的光泽。与前几条鲜亮的颜色相比，深蓝与我此刻的中年心境最为相契。

年轻的时候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脚步匆匆；喜欢鲜衣怒马、烈焰繁花。但现在，我可以整个下午都安静地坐着，重复着最简单的动作，将毛线缓缓抽出，在钩针上反复缠绕，一针一针结成细密的纹路。

毛线是诚实的。你给它什么样的针法，它就还你什么样的纹理。偷不得懒，也取不了巧。漏一针就要拆掉重来，紧了松了都能从肌理中看出来。在这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代，钩织固执地要求你慢下来，一针一针地，把时间编织进去。

闲暇都给了钩织，数十年的阅读习惯便改为通过“番茄畅听”听书。陪伴着我和毛线的，有徐则臣的《北上》，陈彦的《主角》《装台》，还有马伯庸的《长安的荔枝》。最适合在钩织时听的，是穿越小说。故事很长很长，主播的声音不急不缓，讲述着某个朝代的穿越故事——权谋、爱恨、生死。多荒唐啊，我想。可听着听着，竟也欲罢不能。毛线也很长很长，在指间不停穿梭。现实与虚构就这样交织在一起。故事里的爱恨情仇轰轰烈烈，而我手里钩织的围巾，正一寸一寸地生长，温润而真实。

刚学钩织的时候，我极其认真，每一针都要反复确认，生怕出错。线绷得紧紧的，钩针要用力才能穿过去。我以为这样才扎实、才规矩。可结果呢？那一小块织物硬邦邦的，扭曲着，像一张绷得太紧的脸，实在不可爱。我拆了织，织了拆，手指都勒出了印子，却始终不得要领。后来渐渐熟练了，手指不再僵硬，心

“作”不是一回事。上海女人的作，也是外省人的佐酒话题。嗲，是防守型进攻；是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；是浮云散，明月照人来；是斟绿酒，掩红巾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作，是进攻型迷失；是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；是不依不饶，不讲道理；是把领带打成死

也不再紧绷。我试着让线松松地从指间滑过，不再刻意控制每一针的力道，只是顺其自然地、一路松松地行走。没想到，织物居然变得柔软起来，纹理均匀流畅，带着自然而然的弧度，竟比我之前费尽心思织出来的好看得多。线还是那根线，针还是那根针，变的只是握针的手，和那颗不再过于用力的心。

这多么像我们的生活啊。爱情、婚姻、教育孩子，哪一样不是如此？年轻时总以为爱就要用尽全力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，把每一分钟都填满期待。可到头来，绷得太紧的线织不出柔软的织物，抓得太紧的手留不住想要的人。你越是用力去塑造、去控制，对方越是别扭、越是疏离。反倒是后来，学会了松一松手，日子才慢慢舒展过来，显露出它本来该有的模样。

那条处女作围巾，紧绷、拧巴、丑极了，但我没舍得拆，不时地拿出来看看，算是留痕，也是对自己的提醒——让线松松地走，让日子松松地过，反而一切都对了。

窗外的光线渐渐西斜，故事还在继续。围巾越来越长了。从最初的一小截，到如今软软地垂在膝上。每一针都记录着不同的心境——急躁时的松散，平静时的匀称，听故事入迷时的错漏。它们都成了时间的印记。

也许我们终生都在编织着什么，有人编织事业，有人编织家庭，有人编织梦想。而我，在人生的中场，选择钩织一条深蓝色的围巾，让一颗浮躁的心，稳稳地停靠。“岁月静好”于我，大概就应该是这副模样——简简单单地坐着，让一根线从指间流过，让一个故事在耳边流淌，让一颗心慢慢地沉静下来。

指间的流年，就这样一针一针地，慢慢织过去了。

结，用辣酱油浇灌理想的花朵；是眼前明明没有黄河，也要挖个坑跳一跳。女人作起来，上海话就变成老鸭叫了。有人说，女人不作，男人不爱。唉，小作怡情，大作伤身。你难道跟玛格丽特·杜拉斯一样：我更爱你那张备受摧残的脸？嗲与作隔着薄薄一张纸，现在这张纸受潮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戳破。

## 普希金、按摩术与草婴先生

朱鼎成

1989年1月，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普希金与按摩术的小文。那时，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恰好在华东医院推拿科接受治疗，我们因此有了一段关于《普希金全集》的对话。那篇文章的素材，取自苏联体育学院的一本教科书《运动按摩》。书中不仅提到按摩起源于古老的中国，还讲述了普希金时代俄罗斯澡堂里流行的按摩习俗。俄罗斯的按摩与古代中国的推拿颇不同，多在澡堂中为浴客服务。普希金大概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澡堂按摩，他对按摩在身上产生的奇异效果感到惊喜。

彼时我刚到华东医院推拿科工作四年，一直想探究中国推拿与外国按摩间的异同。让我欣喜的是，书中发现俄罗斯的按摩其实是从东方传过去的。插队时，我读过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，尤其钟爱普希金的小说与长诗。于是便将这段轶事写成《普希金与按摩术》，发表在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上。草婴先生是业内公认的俄语翻译大家，曾译出列夫·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。我书柜里珍藏着他所赠的近百本签名本。他对我这篇小文颇感兴趣，大概因为写的是普希金的轶事。作为令人尊敬的学者，他回到家中查阅了各种版本的《普希金全集》，却遗憾地始终未能找到我文中的引文出处。我也因此深感歉疚。那段引文出自《运动按摩》，一部1946年出版、1958年译成中文的苏联运动医学教科书，书中明确注明了引自《普希金全集》莫斯科版第853页。如今，那本近七十年前翻译的书仍立在书架上。每当我目光掠过那段关于普希金描写按摩的文字：“咖啡（所谓无鼻的鞑靼人），先把我放在暖和的石地上，然后开始拧我的肢体，牵扯关节，用拳头重重地捶我，我毫不觉得疼痛，反而觉得舒适……”我总会想起草婴先生在华东医院推拿床上的神情，他微微蹙眉，语气平和却认真：“我回去再查查。”一位翻译大家，用二十年的时间，翻译了托翁的全部作品，又为了一则轶事的出处，翻阅了各种版本的《普希金全集》。那份严谨，比答案本身更让我铭记。

## 七夕会

才三月初，海子故居旁的油菜花就明晃晃的了，不似暮色初降时的星星那样稀稀拉拉，而是像深夜星斗一样密密麻麻。印象中，三月伊始，江南的油菜只有几朵焦急不可耐地冒出来，直到中旬才会大肆铺陈，今年的花海怎么这么早就漫开了？有人接了一句：去年冬天太暖，作物和花卉被催得急嘛。是的，花和人一样，本来按照生命的节奏走，但走着走着，一股外力从天而降，人或物会突然改变方向，啪啦一声碎了，或化作烟云散了。海子故居大门紧闭。海子的大弟弟查曙明从故居对面纪念馆走出来，朝我们招手。头天中午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叶静老师返回故乡安庆，约中午小聚，我走进包厢，有些意外——全是女士，除了叶老师，都不认识。忽然想到，平时相聚，一位女士端坐在我们一群男士，尤其是大

多陌生的男士中，会不会也如我一样有些不自在？人只有经历类似情境，才会生出更多同理心吧。

女士中有两位外地来的，想在安庆转转，让我推荐几个“看点”。我有些犹豫。跟陌人生人推荐景点就像陌路生人推荐菜肴一样，“汝之蜜糖，彼之砒霜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的朋友中，有人喜欢热闹街市，有人喜欢土得掉渣的乡野；有人喜欢海鮑、鲑鱼，有人却喜欢臭白菜烧豆腐。喜好不同，无可厚非。但以我对叶静老师的了解，她的朋友该是与她气息相投的人，便建议她们去世太史第，那是赵朴初先生的故居，还有英王府，陈玉成当年的府邸……她们当即赞同，又问海子故居有多远，我说，不远，离安庆一个多小时车程，如果第二天去的话，我正好有空陪她们。

我去海子故居不下二十次，有时是去参加纪念活动，更多的是陪外地朋友。我见过很多海子迷，有的是真“粉丝”，甚至是狂热崇拜者，有的则是附庸风雅，凑热闹的。有一次陪北京来的几位专家，一位专家的哥哥听闻弟一行要去海子故居，立刻订机票，从郑州赶到合肥，又赶到安庆，一路追，终于赶到海子的老家——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。我曾听说有人从拉萨骑单车，一路烈日，一路风雨，骑到查湾时像个“野人”；还有人独自赶来，夜间在海子墓前搭帐篷，一边饮酒，一边与海子“诉说”……这样的事，让人唏嘘，也让人感动。世事纷扰，乱花飞舞，有人能爱海子、爱诗歌，多难得；即使附庸风雅，也胜过一身铜臭吧。曙明推开海子故居的大门。海子的老母亲坐在床边凳子上，双腿放在火桶里，旁边有一本翻卷了的经书。她和我去年见到的一样，依旧耳聪目明，声音清脆。几位女

士或俯身或蹲在老人家脚边，看老妈妈签名，签的是“海子母亲操采菊”，一笔一画，颇有力道。老妈妈92岁了，有这样的状态，真是让人欢喜。我认识老妈妈十几年了。有一次和她吃饭，她一直很开心的样子，不停地对我说：“你吃鱼吗，你不是喜欢吃小鱼吗？”我就不停地吃鱼，她就一直笑眯眯。我是多么希望老人家一直笑咪咪。几年前，海子的堂妹查平生让我写一写老妈妈，我就去了，老人家正在菜地里浇菜，她两岁大的曾孙女像个小小尾巴一样跟在她身后，学着浇菜，老人家笑，小家伙也笑，初春的阳光照着菜园，一棵棵大白菜舒展着翠绿的叶子，也在笑。临走时，同行的诗人张宏芳弯下腰，搂着老妈妈，老妈妈也搂着她。宏芳女士起身时，我看到老妈妈的眼角里有泪珠涌出，对宏芳说，老妈妈流泪了。宏芳回过身来，静静望着瘦小的老人，雕塑一样立着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

落日余晖（摄影）三棵树

得长者振臂，和诸文友共赴太仓采风。多是初见，谦谦相谈又时而又无言，总感意犹未尽。一早到了沙溪古镇，横沥河禁不住春雨淅沥，潮湿的弄巷举起明亮的街石，像一曲流溪沙“春风初试薄罗衫”。

罗衫的确是薄了些，雨势急促，打在石板上又平添了几分凄冷。众人索性到就近的饭店躲雨，有文友相邀攒蛋，一张方桌，两副牌，支起了一个方寸间的江湖。江湖从来不缺看客，四个文友打牌，边上围得更多。说来算是得意，拿了一副好牌总要挤眉弄眼一番，对家伴懂，睁着两个卡姿兰的大眼睛一错再错，最后成了不朽的复盘。

这些复盘很快拉近了众人间的距离，毕竟带有场外指导的默契是一群人在战斗。探讨又变成另一种意犹未尽：有位文友因为输了牌，午饭胃口欠佳，另一位输了的文友说曾写了一篇撰蛋的文章，转发给她，这样就算吃不饱，总有些精神慰藉。

说到撰蛋，自有万千话题。先是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撰蛋文化协会，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举办的全国撰蛋公开赛，成了群雄逐鹿的江湖之巅。如果说江苏是撰蛋的发源地，那么安徽作为推广地功不可没。这里有时间上的落差，也或者和祖辈的生活习惯有关。南方晚饭较早，到了中原，日落尚在耕种，晚饭要到七点才开始，作息延续下来，有了“饭前不撰蛋，等于没吃饭”一说。

和文友之间啼笑皆非的撰蛋相比，江湖上的牌局更加抽象和演绎。这些牌友技术娴熟，对局势的理解各有不同：有的能掐会算，对家要什么，上家有什么，下家缺什么，这种笃定像古龙笔下傅红雪尚未拔出来的剑；有的像影帝附身，明明拿了一副好牌，唉声叹气的样子可以骗过全村人。有的牺牲是为了胜利，有的留下是为了成全。据说全国的撰蛋牌友有1.5亿之多，我们这种偶尔一次登陆的可能还在数列之外。要说为什么撰蛋能让那么多人着迷，大概是因为它既讲规则，又留余地；既靠运气，又凭本事；既是个人的战斗，又有搭档的默契，更多讲究的是配合，甚至不需要任何筹码，就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方寸之间的人情世故。

当我们坐在一起，其实输赢已经不重要了。李白在《筇篹谣》里写：他人方寸间，山海几千重。这未免有些过于悲观，倘若到了今天，他会撰蛋，可能会修改一下：他人方寸间，一牌一世界。



## 方寸间的江湖

牛斌

## 时尚